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四



序

衛正叔禮記集說序

人生而莫不有仁義之性存乎其心經禮三百曲禮三千聖人稟諸天地所以合外內之道而節文乎仁義者也自周衰諸侯去籍雖以二代之後而不足證猶賴夫子之雅言君子弟子之所記錄故尚有存者迨是古秘書之令作而禮再厄又得河間獻王二戴馬鄭相與保殘補壞以開晉宋隋唐諸儒迭爲發摭三禮得不盡亡自正義既出先儒全書泯不復見自列於科目博士諸生亦不過習其讀以爲利祿計至金陵王氏又罷儀禮取士而僅存周官戴記之科而士之習於禮者滋鮮就戴記而言如檀弓喪禮諸篇旣指爲凶事罕所記省則其所習僅二十篇耳苟不得其義則又諉曰漢儒之說也棄不復講所謂解說之詳僅有方馬陳陸諸家然而述王氏之說者也惟關洛諸大儒上承洙泗之傳乃僅與門人弟子難疑谷問而未及著爲全書嗚呼學殘文缺無所因襲一卽一世而冥行焉豈不重可嘆與平江衛氏世善爲禮正叔又自鄭注孔義陸釋以及百家之所嘗講者會粹成書凡一百六十卷如范甯何晏列各記其姓名以聽覽者之自擇此非特以備禮書之闕也洒掃應

對進退恭敬辭遜擗節非由外心以生也非忠信之薄也非人情之偽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而非有一毫勉強增益也學者誠能即是僅存而推尋之內反諸心隨事省察充而至於動容周旋之會揖遜征伐之時則是禮也將以宅天衷而奠民極豈形器云乎哉正叔名湜自號櫟齋今為武進令云

李大卿擊罷糴錄序

故外府卿李公建罷九州和糴有淳熙詔書錄其庸有黃公歌行劉公序篇識其事而公之子環瑀若孫寬民皆余所善也瑀屬余申其義竊效公之督餉助于淳熙三年之秋未發漢中而條上糴事固云願假

序一五二

臣三數月求除蜀人五十年之害其見善明信已篤已若此迨五年二月僅僅一年有半奏聞凡十有三上尚書一與同列往返七璽封下尚書可其奏八訖如始議克底成績余執書而嘆曰雖昔人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殆不異過也而公以表臣自奮則非有營平得君之素也以其時考之自淳熙三年之九月至五年之三月又皆以虛相位獨運萬幾非有丙魏乎人主之側也而徃反問對慮終稽蔽蓋面命口陳之不翅嗚呼亦誠而已矣書曰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人至於疾痛之切於身赤子之未能言所謂心誠求之惟此時為然為民上而憂

民之誠其常懇懇若是也則幽枉畢獻瘡痍悉陳其
尚有不棄咎而從康者乎三復淳熙之盛庶幾見之
附姓名于黃留之末

陳正獻公詩集序

共惟阜陵之盛中外休晏公卿將相言論風指尚接
承平之餘余嘗獲闕正獻陳公論諫百數十何其明
白正大悃愾而無華蔚平慶曆元祐之風則也蓋不
問而可知其人可觀其世今又於公之子奕宿盡覽
公所爲詩寬裕而理造次仁義無一毫寡素粗雕琢之
習嗚呼是豈一朝一夕之致哉祖宗涵濡之澤山川清
明之稟師友漸益之功其根旣厚其葉渟沃詩乎詩
乎可以觀德可以論世而無本者能之乎

張魏公紫巖論語說序

魏國忠獻張公之卒距今六十有三年精忠篤諒凜
凜猶有生意其少嘗譜其年行良其論奏今又得論
語解於公之從曾孫希亮此天厚吾耆者也希亮將
鉅梓以傳而使其識其篇端粵惟論語一書此孔明
弟子之嗜學者於聖人容貌詞氣動容周旋之頃身
體而心會氣感而機應故其所書親切有味凡一時
師傳友授閱萬世如見然自七十子終然後大義垂
訖孟子死盡失其傳然而生平千載之後亦聖人所
與共學之人也豈終於垂失而不可復傳與李朝全

盛時河洛之間諸儒輩出掃除末師之陋隨事體習
切已研求以上尋千載之緒然後人知聖人之所以
言與羣弟子之所以書皆日用飲食間事在立則見
無行不與而非託諸空言也至近世張氏朱氏父子
傳家原流混混益大以肆忠獻公資稟醇實既從北
方學者講誦遺言又與南渡諸賢更歷事變自事親
而事君治已而治人反覆參驗無一不合故其爲是
書也非苟知之凡皆精察力踐之餘先儒所謂篤其
實而藝者書之也學者誠能推尋究玩而知前輩讀
書異乎今之讀者即是以約諸經即經以驗諸已不
亦求端用力之要乎

序五十四

裴夢得注歐陽公詩集序

歐陽文忠公之詩文今所謂居士集者六百七十餘
篇公之子叔弼以授蘇文忠公公書其篇首曰歐陽
子之學推韓愈孟子以達孔氏其言簡而明信而通
其亂曰歐陽子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
司馬遷詩賦似李白自是集之行也家藏而人誦之
有譜其年行有類其制諾表章雜著而別爲之集者
蓋片辭尺牘無復棄遺矣臨川裴及御夢得嘗從故
工部尚書何叔異遊何者公之詩命及御爲之箋釋
久而成編余亦雅好歐公詩簡易明暢若出諸肆筆
脫口者今披味裴釋益知公每與騁古今所以蓄德者

甚弘而非及知博見彊志精思而篤踐焉亦不足以
發之也書成不其諸舅季公父劉以屬叙于余余懼
然曰歐公之文而蘇公叙之矣余何所容其喙余唯
竊嘆古之士者惟曰德行道藝固不以文詞爲學也
今見之歌謠風雅者上自公卿大夫下至里閭閭閻
徃徃後世經生文士專門名世者所不逮若禮義之
浸漬已久其發諸威儀文詞皆其既溢之餘是惟無
言言則本平情性關乎世道後之人自始童習即以
屬詞繪句爲事然曠日踰年卒未有以稍出古人之
區域迨乎去本益遠則辨篇章之耦奇較聲韻之中
否商駢儷之工拙審體制之乖合自謂窮探力索然
有之固無所益無之亦無所闕况於爲已之事之無
相關極於晚唐固周以暨我國初西昆之習滋熾人
亦稍稍厭苦之而未有能易之者於是乎不以功利爲
用世之要學則託諸佛老爲窮理之極功微歐公倡
明古學裁以經術而元氣之會員儒實乎後先迭出
相與盡掃而空之則俛俛乎未知彼角也公詩十有
四卷凡五百二十一首

楊恭惠公輔奏議序

恭惠楊公奏疏其孫令圭哀粹成編屬楊御伯昌書
其篇首又俾余申其義讀之舍然以喜曰古之仕者
雖事有大小而其心一爲委吏而會計當爲乘田而

牛羊茁夫亦事其所當事而不敢越耳使爲公卿大夫則有公卿大夫之事爲侯伯子男則又各有其事雖官有尊卑祿有貧富而是心之體無大小無遠近在易曰位曰日所在書在大學曰止隨其所遇而無不當盡焉楊公出入中外餘三十年令主講其年爵以識其所論奏蓋居一官則盡心於一官任一道則盡心於一道即年比事而心之精神炯炯方策嗚呼斯不謂之思其位止其所者乎後公之卒二十年臨邛魏其以言事讀讀書草官舍

蘇忠肅公止堂文集序

某聞之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關焉又曰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爲先平生所爲多於聖人然有之無補無之無關竊嘗以是讀聖賢之書如易書詩春秋篇具一體不相襲沿至於曾子子思孟子亦皆孔氏不言之意非爲是以求聞于世也不則無以宅天衷奠民極障人欲祛世迷凡不得已而有言也自靈均而後始有文辭之士或競相摹擬或刊落陳言千七百季何啻數千百家然而所謂無是言則理有關者自漢毛董而後至近世諸儒宗益可屈也揚所謂有之無補無之無關者則不知其幾千百家矣某自去巳知有清江彭公論諫炳炳心鄉往之其後得公內治聖監

之書自正始于家刑善于國數鑿乎疏而理也又得
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典姤姤乎密而
辯也又於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劉諸老為公銘
寤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吾不得親炙之
也廬陵李公鼎受知于公有季矣今將漕湖南而公
之子鉉來為屬乃以公平生所為文刻諸湘西精舍
移書某命識篇首於是盡得公言行本末披誦案日
嗚呼所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者非此其是與
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為學之要又從朱張子問辯講
切而學益成繇是尊聞行知造次理道居而訓子孫
淑朋類必孝弟謹信志道依仁也必窮理格物謹獨
守約也出而告君父教世子必正心修身事親刑家
畏天愛民也必尊儒務學簡修勸忠別慝瘴惡也蓋
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求諸近非若異端之
誣民文士之譁世也紹熙定省之議伏墀扣額懇懇
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如陳源依馮城社
間謀兩宮韓侂胄出入宮闈與聞大政脫少嬰柝流
竄隨之公盡力排抵无少回撓劉文節公以論吳端
出臺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言之責也油然發衷
不能自已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紹熙則 二聖重
權必有以感移人心迓續天命而內禪之事毋遽也
見思於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以登籲眾止紹開也

平而學禁邊議之紛紛不作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惟
朕以懌萬世有辭曰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无疆之
休蓋古人處君臣之變一言一動為萬世喜為萬世
憂然則公於此而無言也不亦闕之甚與文集凡四
十有七卷訓蒙聖監與別集不與紹定三年秋九月
巳丑朔臨印魏某序

朱文公季譜序

天生斯民必有出乎其類者為之君師以任先覺之
責然而非一人所能自為也必並生錯出交修互發
然後道章而化成是故有堯舜則有禹皋陶有湯文
則有伊尹萊朱大公望散宜生各當其世觀其會通

序五

以盡其所當為之分然後天衷以位入極以立萬世
之標準以定雖氣數訛信之不齊而天之愛人閱千
古如一日也自此間節授之法壞射飲讀法之禮無
所於行君師之枋移於孔子則又有冉閔顏曾羣弟
子左右羽翼之微言大義天開日揭萬物咸覩自孔
子沒則諸子已有不能盡得其傳者於是子思孟子
又為之闡幽明微著嫌辨似而後孔氏之道歷萬世
而亡敝嗚呼是不曰天之所命而誰實為之秦漢以
來諸儒生於籍去書焚師異指殊之後不惟孔道晦
蝕孟氏之說亦鮮知之千數百季間何可謂無人則
徃徃孤立寡儔倡焉莫之和也絕焉弗之續也乃至

國朝之盛南自湖湘北至河洛西極關輔地之相去
何翅千有餘里而大儒輩出聲應氣求若合符節曰
極曰誠曰仁曰道曰中曰恕曰性命曰氣質曰天理
人欲曰陰陽鬼神若此等類凡皆聖門講學之樞要
而千數百年習浮踵陋莫知其說者至是脫然如沈
疴之間大寐之醒至于呂謝游揚尹張侯胡諸儒切
磋商之分別白之亦幾無餘蘊矣然而絕之久而復
之難傳者寡而咻者衆也朱文公先生始以強志博
見凌高厲空自受學延平李子退然如將弗勝於是
斂豪就實反博歸約迨其蓄久而思渾資深而行孰
則貫精粗合外內羣獻之精緼百家之異指毫分縷

折如眎諸掌張宣公呂成公同心協力以閑先聖之
道而僅及中身論述靡竟惟先生歸然獨存中更學
禁自信益篤蓋自易詩中庸大學論語孟子來爲之
推明演繹以至三禮孝經下迄屈韓之文周程邵張
之書司馬氏之史先正之言行亦各爲之論著然後
帝王經世之規聖賢新民之學粲然中興學者習其
讀惟其義則知三才一本道器一致幽探乎無極太
極之妙而實不離乎匹夫匹婦之所知大至於位天
地育萬物而實不外乎暗室屋漏之無愧益至近而
遠至顯而微非若棄倫絕學者之慕乎高而譁世取
寵者之安於卑也猗其盛與吾友李公晦方子嘗輯

先生之年行全高安洪史君友成爲之鋟木以壽其
傳高安之弟天成屬予識其卷首嗚呼帝王不作而
洙泗之教興微孟子吾不知大道之與異端果孰爲
勝負也聖賢既熄而關洛之學興微朱子亦未知聖
傳之與俗學果孰爲顯晦也韓子謂孟子之功不在
禹下予謂朱子之功不在孟子下予生也後雖不及
事先生而與公晦及輔漢卿廣昔者嘗共學焉故不
敢以固陋辭

送吳門葉元老歸浮光序

予以黷愚抵戾放之蠻荆去國之日自適臣百執事
下至博士弟子負都人士祖帳餘杭門外連日不絕

序五十七

十

臨安尹白宰相致餽書具四大舟送至丹陽所過監
司帥守將迎如他日予謝以疾而不得免焉入靖靖
守洪文惠公之孫倬遇之如使客而有加四方之賓
友從游者日至行李之問無虛月也予皆固謝弗聽
吳門葉元老識度器藻復出儕類嘗受學于陸伯微
具有師法所交多天下賢士予因陳正父識之傾益
如舊交一日匹馬數童來自浮光爲予數月留每日
聚友讀書元老從容出一詞率中要會談古今治忽
人物優劣山川險易下至甲兵良窳米粟少多之數
皆探原索委蓋有志之士也予每闕前史凡喪人遷
客必使守隸防夫極之於其所往至則敷門掃軌屏

去書謂人或追送而遠省焉則史冊必書之爲美談
其在今日不惟不加之譴我返以是見稱於時賢見
用於當世嗚呼非嘗從事於學志立而氣彊者不能
辦此非祖宗仁厚之積繇世歷禊愈畜愈深亦無以
致此元老將歸負其伯氏乃與共學之士酌酒餞行
各爲七言古詩一章予爲序所以作云

龍標之南路窮絕我我君委倚天背頑雲壓谿鳥跼翅
很石橫空馬溝血葉君尺筆度雀鬼朱霞白鶴雲端
來蠻邦自昔少此客問此胡爲乎來哉曉窓共話義
文易千古聖賢心歷歷有時雀習未全忘間倚銀河
弄詩筆銀河化作霜霞飛雀龍移入天之西彭城風

四之三十一

卷之五十四

十一

雨擦客夢君起謂我吾其歸牛羊凍卧鴻酸嘶九州
博大君安之人生行止各有時願崇明德慰遠思

廣平李氏觀書所見序

故吏部侍郎廣平李公嘗大書六十四卦之象于屋
壁玩之三月而有得焉於是爲書題曰觀書所見既
自叙所以作厥七十年其孫大謙守邵則公觀書之
地也是書久失而俄得故不無爛脫大謙又叙所以
然而屬予申其義嗚呼得於畫而不滯於辭亦可謂
善觀易矣易言六畫六爻六位六虛是四者相近而
不同蓋爻者動也專指九六則父母之策也畫者卦
也兼七八九六則包男女之策也總而言之畫即爲

文析而言之文與書異畫之見者又為倅文之變者
又為虛故曰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位從文而為虛也
曰六畫成卦六位成章虛從畫而為位也然其實皆
自奇偶之畫始奇偶則太極之分者也今季公之於
易不觀諸辭而觀諸畫不惑乎諸儒之異傳而求諸
心目之良能雖兼收衆善而片詞折衷皆純體獨得
之妙雖不離乎玄變伏反之等而因體明用無牽合
傳會之煩至於發二五柔剛之義斥異端邪道之說
則進而告君退而省己造次必是秦漢以來為易者
多矣顧拳拳乎諸葛氏之出處則又舉一隅以明易
道之用有非佔畢陋儒所能盡識嗚呼斯亦異乎世
之所謂讀易者矣公名椿字壽翁師友淵源所自則
文定胡公云

易書

卷五十五

十二

送清湘文元歸士谿序

清湘文宗之元以其所聞于師友過靖就予是正其
書有曰翱翔士谿之濱詠歌先聖之道予問士谿所
以名曰是谿也東出于濂谿西會于洙江吾世居其
間或謂是名俚俗益易諸書謝不敢今先生之問及
此是谿將有望焉願以一言發之予曰大哉士之為
功也以天象言之四時之季日合黃道以五星言之
四星失度則填為之動以五聲言之諸宮實長黃鐘
以河圖洛書言之其中皆主五數以五行言之則水

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身居中以應四方冲氣而生萬物其功不既大乎而誰以易之乾之四德人之四端而信不與焉又以見無適而非此也雖然有一于此子亦知之乎古尚書說呂氏春秋漢儒五行傳許氏異義之等又皆以土為心蓋自二漢以前五行之次五臟之屬與今世所傳黃帝書不同宗之請其說予曰此義甚大我以吾意言之何益於子子歸而求之而有以復於予也詩曰維桑與梓必共敬止宗之其致思焉因書以逸其歸云

邵萬州孝弟蒙求序

蒙求之書便於記誦自遷國書以並記于本朝史先儒

序

卷之四

十一

為之者凡數家矣金華邵伯方筭又用李氏蒙求韻錄古人孝弟事嘗以示予予作而嘆曰是不惟纂言用韻之工蓋見諸行事之實者也夫學莫大於求仁仁則五性之本求仁必自孝弟始則孝弟又所以為仁之本也古之教者居于家則事父兄坐於塾則親師友會于序則讀教法飲于鄉則序齒位朝益莫習日誘月化無適而非事親敬長之節凡以申其義而降之德焉耳曰申曰降又皆因其固有振而新之非如後之教者利祿之誘詞華之競而本焉之不務也是書於始學尤為有益非徒記誦之云伯方請遂識之予不敢辭紹定元年二月初吉

王侍郎雅復齋詩集序

國朝自全盛時豐邑菁莪之澤浹於人也深雖中更
挫掘而封培之久根苗未愁過江以來如張忠獻趙
忠簡諸老又相與扶持之生意昭蘇足以濟登輿運
雖再院嫚素而紹興之季隆乾之間人物復振故相
之僅存惟張忠獻而聲求氣應則有如正獻陳公忠
肅虞公劉公忠簡張公胡公王山汪公梅溪王公于
湖張公縉雲馮公無隱張公以至杜公莘老查公元
章馮公圖仲李公德遠殆不可勝數後來繼踵學問
如朱張二子詞章如周洪諸賢並生錯出亦非一人
蓋祖宗德澤之感山川風氣之會適鍾是時復齋王

明

序五十四

十四

公以中山故家李文肅之高第受知於忠獻而周旋
乎正獻忠肅諸賢之間目之所接南渡諸賢也耳之
所逮聞北方餘論也觀摩麗習其厚而資深故其發
爲論諫忠忱惻怛如首言虜必敗盟張忠獻必可用
俘虜必不可遣張說必不可本兵皆言人所難而施
之餘事則大篇短章精深麗則人第見其風格氣韻
追迫陶謝不知懷賢憂世藹然有少陵一飯不忘君
之意嗚呼是豈一朝夕之功襲而致之哉自周之東
懷舊者必稱西方之人孟子論人亦歸重於北方之
學西方乃宗周文獻之餘而北方則帝王風聲之舊
吾故於王公之文而重有感焉公之孫潭昔年寧川

嘗以公奏疏刻諸縣齋今通守邵陵又袁公平生詩
為二集分十有五卷刻諸治寺前後工梓之費則皆
以俸之用例而不欲受者為之屬予叙所以作予於
前言徃行槩乎有聞不敢以罪戾辭

錢氏詩集傳序

古之言詩以見志者載於魯論左傳及子思子夏諸
書與今之為詩事實文義音韻章句之不合者蓋什
六七而貫幽精粗耦事合變不翅自其口出大抵作
者本諸性情之正而說者亦以發其性情之實不拘
拘於文辭也自孔子喪氏沒遺言僅存乃皆去籍焚書之
餘編殘簡脫師異指殊歷漢魏晉隋以而無所統壹

卷五十四

十五

上之人思所以救之於是尚書存孔三禮守鄭易非
王氏不宗春秋惟優左杜詩專取毛鄭士豈無耳目
肺腸而不能以自信也則寧倍往聖不刊之經毋違
時王所主之傳所謂傳者千百家中一人耳而一時
好尚遂定為學者之正鵠佔畢訓故悉惟其意違之
則曰是非經指也以他書且不可况言詩乎詩之專
於毛鄭其來已久矣會是誠無所宗然其間有淺闇拘
迫之說非皆毛鄭之過序文自一言而下皆歷世講
師因文起義傳會穿鑿之說乃敢與經文錯行而人
不以為疑毛傳簡要平實無臆說無改字於序文無
所與猶足以存舊聞開來哲至鄭氏惟序是信則徃

往遷就迎合傳以三禮彼其於詩於禮文同而釋異已且不能自信也而流及後世則皆推之爲不可遷之宗迨我國朝之盛然後歐蘇程張諸儒昉以聖賢之意是正其說人知末師之不可盡信則相與辯序文正古音破改字之謬闢專門之隘各有以自靖自獻極於近世呂成公集衆善存異本朱文公復古經主叶韻然後興觀羣怨之旨可以吟咏體習庶幾其無遺憾矣永嘉錢公又併去講師增益之說唯存序首一言約文述指篇爲一贊凡舊說之涉乎矜已訕上傷俗害倫者皆在所不取題曰錢氏集傳又別爲詁釋如爾雅類例者使人便於習讀始公奉使成都

嘗出以視予至是門人丁文伯黼起家守廬陵將爲板行而屬予題辭嗚呼聖人之經猶王室也二牧三監九宗五正相與同心侈力黜其不衷疆以周索雖匪風下泉之弱也苟有是志猶足以維持人心況鉅人价藩實翰王略予懼不得與於執事其何敢辭錢公名文子字文季永嘉人蚤以明經厲志有聲庠序仕至宗正少卿學術行誼爲人士宗仰云

羅文恭公奏議序

文恭公奏疏吾友劉平國旣叙所以作公之子愚又屬余申其義余嘗攷公歲闋繇館學至樞府財十餘年耳而論奏百數十大義炳炳甚至引裾排闥號泣

而隨嗚呼是卷卷者誰實使之心者人之神明其於是非邪正之辨較若白黑不容以自欺古之君子上不敢欺其君而知無不言下不忍欺其民而知無不爲此豈有爲而然哉凡以事其心焉耳矣事其心則事天也三復淳熙育才之盛庶幾見之庶幾見之

游誠之默齋集序

始勉之哀其伯氏默齋文彙屬後點劉公爲之序未暇銓次也噉一季類卷板行俾某申序焉孰復累日嘆其爲詩清而則論事辯而正記述贈送之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大抵內盡已志外期有益於人非若世之矜奇徇巧務以譁衆取妍者爲之舍然嘆曰文

序五十四

十七

乎文乎其根諸氣命於志成於學率性寓於氣爲柔爲剛此陰陽之大分也而柔剛之中有正有偏威儀文詞之分常必由之昔人所謂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其根若是其發也必不可揜然而氣命於志志不立則氣隨之志成於學學不講則志亦安能以立是故威儀文詞古人所以立誠定命莫要焉默齋氣稟沈實而蚤有立志則知所以自厚其躬矣矧得一出大儒執經而受學焉是惟無言言則貫融精粗造次理道使假之年且見於用其所成益不止此集凡若干卷今重刻于其所

番禺王養正雙巖集序

余於李徵之貫之成之兄弟聞番有隱君子曰雙巖先生王公以馴行孝謹著于州閭博見而彊志精察而篤踐余甚慕之而生也後不及與之接公沒之三十年余待罪太史氏公之子與權來爲祕書郎然後獲觀公所爲文其剴然如雄鋌利斧之行乎窾却也粹然如大玉拱壁之發乎李尹也平生所歷落落寡遂雖再舉禮部曾不得尺寸之位以行其學而義理之養華皓不渝時以其餘發諸文執往往一事物之微一蟲魚之細推而根極理亂之變歛而消息進修之候有昔人所未發者嗚呼世之以才觀口筆競相夸詡者未嘗乏人年盛氣彊位尊志得則挾其天資之美以自見於文墨議論間其於是理縱未有得而能以小慧襲取時一遇焉年運而往時不我與則憔悴殞獲寢就枯槁前所謂時一遇焉者亦將莫知焉往矣然則窮益堅老益壯如雙巖者非有本能如是乎雙巖諱蒙字養正三子曰與權遇皆以儒學發身善人之報庶其在此

陳少陽文集序

余嘗與李忠定之孫大有爲友得其家所刊陳公少陽文集粹類既詳今又得三山孫君遇正鳳所輯又加詳焉嗚呼自吾有狄難如劉仲偃傅公晦張德祥霍安國李清卿唐元任諸賢皆死節之著者其次則

如蔣興祖張確朱昭郭許采友恭之等義不苟生又其次則有忍死于虜而卒能自明三者雖不同歸於全其身爾矣至於平居不與榮祿緩急不當事任而數陳大計連挫巨寇之死弗移如陳歐二賢則又人所難能者焉大過之遇曰過涉滅頂凶死各益於事為凶而於義為死然則寧為陳歐而不幸與其為童蔡汪黃而幸也君遇夙號多聞加以游淮楚客京口嘗訪陳公家里得其言行甚悉既為之譜系併以思陵前後詔旨巨察奏陳前輩題識與范傳李記別諸篇帙非惟著國家育材之功抑以章祖宗悔過之美意集凡若干卷

趙鑰夫宗藩文類序

古之待同姓為之宗法以統之宗其繼太祖者為大宗宗其繼高祖為小宗大宗一小宗四而於其間有為適子而祗事宗子有適子而不得為適孫有公子公孫而不得祖禰其先君有非同宗別子而不可以為後有正體而不傳重有傳重而非正體其統有如此者又為廟室以序之太祖之廟與三昭三穆而七廟之子姓亦以為序有事于太廟則羣昭羣穆咸在俶酬賜爵昭與昭齒穆與穆齒其祭於餘廟則內賓宗婦亦各以倫脫有哭臨之事則同姓於宗廟同宗於祖廟同族於禰廟其序有如此者又為氏族以別

之蓋自太祖為正姓高祖為庶姓庶姓別於上而祇單於下則分之以氏合之以族或王父字為氏或公子公孫為氏或父之母弟列伯仲叔季為氏其族也或以先謚或以世功或以君賜其別有如此者又為之國邑以處之由王子母弟以下親疏降殺甸稍縣畱采皆有公邑若有功德則寰外之地分茅取土列於五侯或又自侯伯入為鄉士其處之又如此然而非立師以教之明善以養之則是數者未知其何如也敦誦弦於黻尊宗詔論說於東序觀道德於成均攷中失於玉闈無一時而非學也習射於澤助祭于廟燕毛於復友之以後士造士行之於公族公路無

一事而非學也夫統之以宗法則分有制序之以廟室則親有等系之以姓氏則族有別處之以國邑而才有試此莫非教也又必使之朝夕有觀動息有養則其生斯世也不為十六才子周召毛原有不可得矣夏殷自禹契以及杞宋之末周自后稷以迄春秋之終凡皆有國二千餘年其本大其末茂雖有辟王猶賴藩屏以求厥世敬宗收族之法匪其明勅歟自周之季惡嫌畏福自翦其類本根無庇以取孤危者無世無之漢初懲秦晉初劓魏唐初鑿金隋若知所以亢其宗矣然而僅以利害言非有誠懇之心深長之慮故封疆過制教養無法不驕佚以喪已則僭踰以

覆國乃使生乎帝王之胄者反以歛名遠勢韜光晦
明為保身之良圖世所稱賢不過儲思經術寄情詞
翰若同姓之卿與國共休戚者反若非已所知嗚呼
相承至此亦不思甚矣 國朝厚倫之意已非前代
所及至 裕陵以後又增為教育選舉之法文武之
彥彬彬輩出其冠進士擢詞學舉童子者是猶以詞
藝稱三百年間族姓之盛至二萬數千內而宰輔侍
從外而監牧守宰功施社稷德被生靈者代不乏人
嗚呼菁莪豐芑之積裳華棣鄂之感乃至此而况有
行未艾者乎諸王孫鑰夫謂不可無傳乃取 累朝
所以敬親重本土大夫所以鋪休揚美者粹成鉅編
名以宗藩文類而屬其叙所以作雖編次各有闕遺
而其大者已具於此用不敢辭

古今考序

渠陽山中暇日編校經傳自兩漢諸儒去古未遠已
不能盡識三代遺制凡冕服車旗類以叔孫通所作
漢禮制度為據其所臆度者無以名之則曰猶公之
其物然孔賈諸儒為之疏義則又謂去漢又遠雖漢
法亦不可考因嘆三代遺制始變於周末大壞於秦
漢而盡亡於魏晉以後雖名物稱謂字義音釋亦鮮
有存者故使經生學士白首窮經而弊弊於訓故佔
畢之末有終其身而不能盡知者嗚呼是誰之咎與

解之繇曰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漢承秦敝
大難既解是無所往也而昧於來復夙往之戒徒能
隨世就事為秦漢以後規摹賈誼所謂建久安之勢
成長治之業者蓋欲及時定制盡復三代之舊為萬
世太平計而一時君臣不足以知此至董仲舒王吉
則寔遠寔疏蓋自是人情習於簡陋古制益不可考
矣姑即漢紀隨文辯證作古今考

香林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四

四序

二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五

序

止止先生宇文公集序

予昔觀書天史氏有裕陵實錄始成書于元祐紹聖中命曾布諸人重脩厥後進書舊本以墨塲人以朱刪去以黃所書曲水令宇文其上書不報與致其事而歸且記司馬公之言曰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於某見之凡二千二百餘言悉覆以黃無復有存曾布諸人亦謂是書必不復傳斯人亦遂泯泯矣而宣味間前史復出中興以後正論益著蓋世之爲欺者不畏天命不恤人言獨於簡

序五十五

卷

策猶知憚之然而終有不可得而掩者予嘗讀春秋傳載周定王事爲之喟然且王私賄鞏伯而使相告之曰非禮也勿籍蓋自知其非而不欲登之載籍宜天下後世不及知之矣而傳記所書至于今未泯且併與王之私語皆識之夫諸侯之事德刑禮義無國不記况王室乎人心之動隱微潛伏未有不形况史冊乎中允之位不過百里中允之年不逮六十其居則遠於中州也其仕則鄰於羌夷也而慨然以斯世爲已任言一不疇以強仕易嘉遯歸而父師閭里十有五年名震京師事光史策鉅人元夫莫不嘉稱而樂道之然則彼紹聖史官亦起穢以自臭於中允無

毫髮加損也中允之五世孫史午嘗編輯遺文屬予
叙所以作既隊言而卒後二十年史午之從弟公諧
又增益之凡得詩八百二十餘首合雜著簡啟凡為
二十有二卷以申前請嗚呼程大夫父子范忠文司
馬文正楊宣獻張宣公既言之矣予敢復措詞姑以
得諸舊聞授公諧是亦過人欲扶天理之一助云

論語通釋序

勉齋黃直卿合朱文公三書為論語通釋吾友復齋
陳師宓叙所以作張敏則刻之潭之湘鄉之漣谿予
首從蕭定夫得善本以歸里人趙心傳請刻諸梓以
幸惠學士而屬予申其義嗚呼是書之有傳士得之
以增益知慮而益邵所學士之幸也論說之益廣士
竊之以給取利祿而罔聞于行予之憂也嗚呼學者
其亦知所擇哉

伊洛淵原錄序

里人張寅臣既刊伊洛淵原錄求予一言予方自靖
還邛未皇也會邵陽守李侯大謙以予昔歲為周程
諸儒請易謚及前後祠堂記粹為一編刻成見寄予
舉而付之曰予所欲言者盡於是矣寅臣請其說予
慨然曰難言也士患書之不廣也祠之不多也不知
書益廣而廢學者深湛之思祠益繁而非古人莘渙
之義然則是錄也無乃非學士之幸與易之象曰天

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學者誠能玩天在山中之象而知多識言行者將以反觀內省蘊實含美爲輝光日新之本非以資四寸之口耳也則是錄之行庶幾其有益乎

裴及卿史漢四紀序

予昔放請臨川裴及卿寓武岡以所注歐陽子詩屬予序篇旣及卿泝江入蜀予亦會恩還里一日過予視史漢四紀進楚隱尊義帝去逆呂紀二少帝而列孺子嬰於孝平光武之間予語之曰夫紀所以目一年之事猶十二次之有歲二十八辰之有斗牛也秦未訖祚天下猶爲趙氏楚隱安得爲紀漢高帝親受軹

序三五

三

道之降其年項籍改宰侯王諸侯皆以是年紀元則漢王元年之稱不得而易矣若待義帝之終而後爲漢則漢不得以正其始及卿曰子之言善矣雖然秦之亡也陳涉倡之魯仲連不肯帝秦百世之下聞者興起而况涉乎高帝用董公一言項籍弑君之罪始暴白於天下此漢得天下之張本也進楚尊義不亦可乎乃若紀少帝孺子亦使后母知母后權臣之顛制不可以劫天命之正雖以文帝之賢而寡恩於少帝君子不與也是書之作其不庶幾於扶天理正人心乎予以其言之有益於世也識一時問答爲四紀序

裴及卿漢註拾遺序

隋唐學士爲班氏史者不一人今其可見惟顏注所
集三十五家如姚察沈遵李善顏游諸書皆泯滅無
傳世儒未嘗不是之恨臨川裴及卿作漢注拾遺凡
史官紀載先後之失次字義衍闕之異文大而母右
立紀外戚封王必明辨詳說以正人心至於人物表九
等之叙有不當律曆志禾黍鈞之數有不協靡不搜索
以歸于是邕度康瓚諸人與先儒宋劉所註旣爲之
繩愆糾失下至一物之微如蛭蟻蝸蟬蛻龜之辨弗
敢忽也及卿之於班氏可謂有勞矣及卿博覽強識
善其書嘗爲歐陽子詩補史漢四紀皆屬予叙其
端今又以見屬鳴呼羸政率意變古而漢興昧於有攸
往夙吉之訓九三代文獻無所證於後世予嘗讀其
書而憤嘆乃考之六經訂之王法以識古今之變爲一
書使後人泝流尋原尚有以見古人大經大法之所
自然規摹博大非歲月所能辦於及卿之註也重有
感焉旣書其篇首併識此以自儆厲云

計子真訓蒙正謬序

自師友道缺士仗時制切於卑陋勦先民之遺言襲習也世
之俚說苟以綴緝詞章世制切世攬榮則曰學如是可矣同
郡計子真應孫乃能勤學好問隨事訂正不肯浮沈
俗者歲久纂輯命其書曰訓蒙正謬將以傳之子孫
厥子衮臣衣言惟恪暇日常以示予且屬叙所以作

嗚呼書始亡於秦季不遽復於漢初而又汨於中世
以降師異指殊存者僅十四五魏晉以後俗流士散
極於五胡之亂禮樂衣冠盡非先王之舊書且之存者
十而二三矣然則讀書於後世其亦難乎為讀哉使
子真取友四方又以其所得與鉅人元夫反覆商較
其所正之謬當不止此拊卷太息為識其首

楊少逸不欺集序

人之言曰尚辭章者乏風骨尚氣節者窘辭令其謂
不然辭雖未伎然根於性命於氣發於情止於道非
無本者能之且孔明之忠忱元亮之靜退不以文辭
自命也若 表若辭肆筆脫口無復雕績之工人謂

序五

可配訓誥雅頌此可強而能哉唐之辭章稱韓柳元
白而柳不如韓元不如白則皆於大節焉觀之蘇文忠
論近世辭章之浮靡無如楊大季而大季以文名
則以其忠清鯁亮大節可考不以末伎為文也眉山
自長蘇公以辭章自成一家歐尹諸公賴之以變文
體後來作者相望人知蘇氏為辭章之宗也孰知其
忠清鯁亮臨死生利害而不易其守此蘇氏之所以
為文也老圃楊公自盛年射策甲科直聲勁氣響撼
當世有文忠之遺風迨其觀風作牧風裁清峻屢詔
不入老不待年相羊泉石幾二十載蜀人高其風某
之生也後猶及拜公又辱與公之季子大理少卿叔

正爲友叔正甚似其先人諤諤朝端言人所不敢叔
正旣卒公之諸孫哀老圃遺文若干卷鈔諸梓謂子
序所以作嗚呼世衰俗隘矜利眩才言語以爲華富
貴以爲事求其脫然聲利之表如公者旣不可得今
觀公退休以後之文尤多雍容自得之趣蓋辭心聲
也易曰脩辭立其誠辭非易能所以立誠也公所居
官以不欺名堂自號不欺子則其爲辭之本旣在此
是宜發越著見非浮夸纖麗者可同季語也後之覽
者當於是攷德焉公名虞仲字少逸眉青神人晚號
老圃出處顛末見諸不欺子自誌

侯氏少陵詩注序

黃公魯直嘗謂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之意夫無意
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
能咀嚼其意味闢然入其門邪故使後生輩自求之
則得之深矣予每謂知子美詩莫如魯直蓋子美貧
抱瑰特而生不逢世僅以詩文陶寫情性非若詞人
才士嬾青配白以爲工者往往辨方域書土實而居
者有不盡知識時政品人物而主人習其讀不能察
蓋魯直所謂闢乎騷雅者爲得之而詩史不足以言
之也眉山侯伯修予嘗與之爲寮聞其雅善子美詩
爲之箋釋而未之見其子伯外始求予叙所以作閱
其書蓋出乎諸家箋釋之後而兼善并能蔽以已見

子美至是若庶幾無遺憾矣雖然讀是詩者滯於箋釋而不知所以自求之自得之則魯直恥之子亦恥之侯名仲震紹熙元季進士仕至縣州太守云

朱文公五書問答序

某之生也後不及從遊於朱文公先生之門而獲交其高弟盡得其書以詒同志凡今蜀本所傳是也丹稜史孟博守文比歲東遊識趙季仁師愆于蔓艱之累月得未見之書乃易本義與論孟集注中庸與學章句或問之外又哀當時答問之語爲一編子孟博將刻諸梓乞言以識篇首予爲先生序書多矣而大抵不以喜而以憂予非固異於人也嘗觀蘇文忠記事

五二五二

七

氏山房謂秦漢以來書益多學者益以苟簡又云書日傳萬紙而士皆束書不觀游談無根夫非書之罪也書日多而說日明僞慧者勦說浮道可以欺世不必深體篤踐也多賢者廣採兼畜可以緝文不必窮搜博取也今先生之書滿天下而其道無傳焉吾足憂詎不信夫雖然未可以槩斯世也請書諸卷首與同志者交敬焉

止堂訓蒙序

天所以命於人人所以受於天帝王所以立極聖賢所以相傳畫於易書於書詠於三百篇筆削於春秋節文於三禮難疑答問於孔孟之遺編如風雨霜露

日星山川精義至教無隱乎人而秦漢以來世數民
散指失言湮至我國朝鉅人元夫迭相後先究極仁義
之奧發揮陰陽之蹟而日用飲食之近宮庭屋漏之
實友觀約取則不出乎家人父子之近日用飲食之
質若遠而至近若殊而實一非若異端小道空言而
無實也朱張氏作師傳友習講習加密然而散在方
冊浩乎溟瀆至彭公為訓蒙之書誦經攷傳韻聯辭
屬以便於學士之習讀予始得於公之子欽蓋六學
之會百行之蓄其季鉉也以校本來者之益篤玩之
益孰起家守瀘念扶世而善俗取諸此書殆不翅足
廼刻梓于州府以俟世之知言知德者焉嗚呼是乃
作聖之功毋徒以訓蒙目之也龍集執徐之歲不會
大火之宿臨邛魏某書于州庠之塾

致堂先生胡公斐然集序

長沙吳德夫間為予言胡仲明氏學業行誼為措
則出一編書名斐然集以授予曰其為我廣諸蜀
予識之弗忘後守廣漢將以刻諸梓或疑其議服事
父未能決殿二十又七年予歸自南遷起家渡瀘叙
州守馮侯邦佐已某之州府求一言冠篇予又取而
孰復之蓋公自游庠序已深詆王氏專尚關洛諸儒
之學舉宣和三年進士教授西京國子監與忠獻張
公同被薦召入校中書靖康改元金狄入寇與張公

爲當路策守御甚悉京師圍解始得省親荆潭建炎
再造首以記注召還極陳半年三詔之不同次論七
事六條之利害娓娓數萬言如必罷和議必用君子
必退小人必明賞罰必固本支必集藩輔必擇守令
必討盜賊大抵監耿李汪黃誤國之不可再引詎
劑上往往有敵已以下所不能堪者 高皇帝雖
聽奉祠而簡注不忘旣狩錢唐申命記注首論四
維不張惟利是從利在粘罕則欲釋怨以悅其心
利在劉豫則欲友邦以通其好文定亟稱其得數
奏體張公以右相視師嘗議遣使公辯過堅懷至
謂堂堂天朝相率而爲夷虜之陪臣蓋視胡公邦

衡後日之疏有過之貳春卿兼掌書命如追廢王
安石配食孔廟追謫章蔡誣謗宣仁后及褒表
諫臣等事高文大筆大抵皆公發之旣趙張去
而檜再相則公遠徙炎荒幾陷五十三家羅織
之獄至檜死後得復官還里迹其平生任重道
遠之死不渝實由文定爲之父仁仲爲之弟講
之家庭者固如此至其述崇正辨以闢異端纂
伊洛緒言以闡正學著論語說以明孔門傳授之
心粹讀史管見以按資治通鑑數千百年褒貶之
實旨取後傳諸葛武侯以寓其討賊興漢之初心
蓋公自宣靖炎興四十年間雖顛沛百罹而始終

一說所以扶持三綱者其不謂大有功於斯世矣乎
因公輔之請摘其關於世教者著于篇

楊伯昌浩齋集序

主上初政詔近臣舉賢能才識之士予時待罪柱
下史荅敷明命凡得五人焉曰楊伯昌子謨陳師
伏宓徐崇甫僑李敬子燔劉平國宰皆經德守道
行爲世師權臣擯而不得伸者尋皆召用五人堅
卧不起然而人謂是舉也極一時之選於是楊公
隱居幾十年矣講學黨庠刑善表俗予繼以三事
遷請尚葉高廟神靈相予西還儻得從公遊也其
孤仁舉不遠數千里忽以寤拜銘爲請予敬焉悼累日

卷之五

十

後數年起家守濶仁舉又哀公論著謂言叙篇端
予嘗觀衡山胡子所以告張宣公者謂顏子有不善
未嘗不知至明也非格物者不能知之未嘗復行至
勇也非居仁者不能張子得之服行以終身今楊公
雖不及登張子之門而師友淵源實自之故知行互
發之論常常調道出處進退卓然不移視世之富
貴利達一無足以動其心者嗚呼公乎其庶幾明且勇
乎學者稱之曰浩齋先生而不名今其文集曰浩齋
退齋彙凡四十卷

注黃詩外集序

鄧公立注釋黃公詩前劉後李旣爲識所以作跋

子震龍又求子申其義予無所措辭矣予嘗讀三
禮於生子曰詩負於祝嘏曰詩懷乃知詩之爲言
承也情動於中而言以承之故曰詩非有一豪造作
之工也而後世顧以纂言比事爲能每字必謹所
出此詩注之所以不可已姑識其說以明世道之
升降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五十五

